

清文海

南開大學古籍與文化研究所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第十九册目錄

王有年	一
禽吳仲升先輩論邑志書	三
缺壺編歸田詩自序	一〇
學士危公傳	一二
書宋史後	一八
王大經	二三
乞水帖與徐元茹	二五
韓季康醫宗狐白集序	二六
字書正譌後序	三二
許由巢父論	三三
漢武帝論	三七
曹操論	四二
核舟記	四六
起建青蓮菴施茶題壁	五二
張汝瑚	五五
明八大家總序	五七

李文正先生集序	六二
唐荆川先生集序	六六
艾千子先生文集序	七〇
朱喬三先生自知齋詩序	七四
陸象山楊慈湖陳白沙湛元明	七七
書李空同先生集後	八三
題買可齋先生蘭竹畫卷後	八五
唐夢賚	八七
上桐城姚夫子書	八九
法黃石先生黃山集畧序	九六
耿又樸太史詩集序	一〇〇
論道書	一〇四
南華所云南面之樂不可知解	一一〇
陸隴其	一一五
畿輔民情疏	一二七
請速停保舉永閉先用疏	一二〇

時務條陳六款	一二四
編審人丁議	一四〇
捐納保舉議	一四二
復議捐納保舉	一四五
治法策	一四八
漕運策	一五四
策學	一五九
弭盜策	一六五
答嘉善李子喬書	一七〇
上湯潛菴先生書	一七五
答徐健菴先生書	一八一
答同年臧介子書	一八六
答秦定叟書一	一九〇
答秦定叟書二	二〇一
上魏環溪先生書	二〇三
與某書	二〇七
與雲間陸郡博	二一〇
示大兒定徵	二一二
答某	二一四
答陳世兄	二一六
答范彪西	二一八
舊本四書大全序	二二〇
松陽講義序	二二三

周永瞻先生四書斷序	二二六
周雲虬先生四書集義序	二三一
呻吟語序	二三五
王學質疑後序	二三九
陸桴亭思辨錄序	二四二
詒安錄後序	二四六
蘇眉聲讀史影言序	二四八
嘉定縣加編錄序	二五二
黃陶菴先生集序	二五五
張東海先生集序	二五八
錢孝端經義序	二六二
黃陶菴先生制義序	二六五
一隅集序	二六九
楊碩甫詩序	二七一
王上台詩序	二七三
屠我法詩敘	二七六
太極論	二七九
理氣論	二八四
貢助徹論	二八九
始經界論	二九三
姚崇十事論	二九八
買董優劣	三〇三
錢子辰字說	三〇八

學術辨上	三一一
學術辨中	三二四
學術辨下	三一六
黍稷辨	三二〇
退思堂記	三二二
困學齋記	三二四
謙守齋記	三二六
嘉定白鶴寺記	三二八
活潑潑齋記	三三一
先府君壙記	三三四
中憲大夫江南布政使司參議分守蘇松常道加 三級方公墓表	三三九
祭蔚州魏公文	三四四
祭應潛齋先生文	三四七
經典釋文跋	三四九
戰國策去毒跋	三五二
讀史質疑跋	三五二
跋讀書分年日程後	三五四
翁養齋教子圖跋	三六〇
張弼	三六三
昭陵六駿贊辯	三六五
瘞鶴銘辯	三七〇
侯七乘	三七三

迷川賦	三七五
寄翰林陳其年	三八二
送幕友朱庸山序	三八五
論貴耳賤目	三九〇
辭官說	三九四
哭三弟文	四〇〇
屈大均	四〇三
陋巷賦	四〇五
與孫無言	四〇八
詩義序	四〇九
老子註序	四一二
字說序	四一五
廣東文選自序	四一八
廣東文選序	四二四
閻史自序	四二八
陳文恭集序	四三二
黎太僕集序	四三七
黃太史文集序	四四一
嶺南詩紀序	四四三
六盤堂詩集序	四四八
无悶堂文集序	四五一
張子詩集序	四五三
于子詩集序	四五五

哀陳恭人詩序	四五九
訓練輯要序	四六四
飲食須知序	四六八
粵游雜詠序	四七〇
洪範皇極大義序	四七二
翁山易外自序	四七五
陳議郎集序	四七八
怡怡堂詩韻序	四八二
東莞詩集序	四八五
三閭書院倡和集序	四八九
張桐君詩集序	四九四
送張超然浮海往日本序	四九六
孟屈二子論	五〇〇
歸儒說	五〇二
自字冷君說	五〇五
琴說贈詹丈大生	五〇七
詩義說	五〇九
孝陵恭謁記	五一一
長樂臺遺趾記	五一六
宗周游記	五一八
臥夢軒記	五五二
先聖廟林記	五五四
登華記	五六九

二史草堂記	五九〇
橘香菴記	五九三
大別山禹廟碑	五九五
鼻天子冢碑	六〇一
三閭大夫祠碑	六〇七
嬋媛堂碑	六一五
水仙亭碑	六二〇
伯兄白園先生墓表	六二五
自作衣冠冢誌銘	六三四
懷沙亭銘	六三五
錫膠傳	六三八
河南死節大臣呂維祺傳	六四〇
三原涇陽死節二臣傳	六四五
三外野人贊	六五二
王惠愍先生哀辭	六五四
書朱子所補致知傳後	六五八
書友人所作殷三仁論後	六六二
書孝獻皇帝紀後	六六五
書西臺石	六六八
書汪子畫冊	六七三
書王山史太極辯述後	六七五
聶子詩卷題辭	六七七
唐甄	六七九

辨儒	六八一
尊孟	六九二
法王	六九九
性才	七〇六
自明	七二〇
悅人	七二七
敬修	七三四
講學	七四〇
勸學	七四七
取善	七五三
去名	七六〇
五經	七六九

鮮君	七七六
抑尊	七八〇
尚治	七八七
富民	八〇〇
爲政	八〇七
省官	八一二
達政	八一八
教蠶	八二二
省刑	八二五
全學	八三一
利才	八四六
厚本	八五三

王有年

王有年（一六二一—？），天津人。知巴陵縣，調任耒陽縣令。理獄公正周詳，不受賄。有理直求伸者，私饋三百金，有年庭訊，置金案頭，詳審而直其理，還其金而痛懲之。有《缺壺編文》。

無弊中竊以自喜，幸不為大君子所覺而猶置之。齒頰則也。齊之冬趙盾面杖湖行，定存賄言雖道阻且長，時日已久，而所報未忘左右也。屢詢南來者，得起居使感狀，其然耿耿，事久香標梓，內顧紛挐，每申紙往來者，胸臆既足，他有所為，以竟而止。夫慎之愆，實坐于此。蓋長者形外位之耳，不謂也。志不自何人，而敢當此念，自嘉靖以來，志之失紀者幾百年，更遭兵燹，即嘉靖

頭，精審而直其罪，量其金而獻獻之。育（始壹錄文）。

蘇公五風精，不受諂。育罪直求申音，冰齎三百金，育卒與脂，置金案

王育平（一六二一一？），天事人。映巴刻錄，附於未圖錄令。聖

王育平

俞吳仲升先輩論邑志書

不肖浮沉泥淖，爲餓所驅，欲求升斗祿以自活，不意通籍八載，需次三年，而金盡計窮，栖栖道路，焉往而不得貧賤哉？未嘗不悔其初計之左也。乃長者不加誚責，遠遺書問，慰勉交至，逆旅無聊中，竊以自喜，幸不爲大君子所棄，而猶置之齒頰間也。癸之冬，趨晤函杖瀕行，復辱贈言，雖道阻且長，時日已久，而每飯未忘左右也。屢詢南來者，得起居佳勝狀，且慰耿耿。第久客憔悴，內顧紛拏，每申紙作家書，胸臆輒惡，他有詢荅，沮喪而止，失候之愆，實坐于此。冀長者形外置之耳。承詢邑志，不肖何人，而敢當此？念自嘉靖以來，志之失紀者幾百年，更遭兵燹，卽嘉靖

志而亦忘之。既生斯土，而文獻無徵，使先達之嘉言懿行，聽其
湮沒，及今不圖，舊聞愈失，則亦後死者之責也。故不揣冒昧，強
力爲之。夫邑之志，猶國之史也。古之爲此者，必遠稽近考，集思
廣益，博綜而詳核之。所藉者，人與書而已。今當典冊殘缺，老成
彫謝，將何所據，依以爲章本乎！此不肖之所以日夕恐懼而憂
其無當也。間嘗取△統志△江西通志△江西大志△撫州新舊志△永
樂縣志△嘉靖縣志△金谿文獻考△畧吾學編△憲章錄△從信錄△登明
通紀△續藏書△近又得南唐書△宋元史△及直省人物攷△弇州史料
紀錄彙編諸書，參酌互訂，情乎可采者，固已抄也。△統志掛一
漏萬，原非揣設。通志亦以簡爲貴者。惟江西大志爲至公宗沐

所著紀載詳盡，古人云：作史莫難于志。主公庶幾近之，惜乎人物無傳也。今之山川賦役，實採取焉。舊郡志，陳九川所脩，文極雅馴，然當時已有議其過刻者。新郡志成于郡守蔡公一手，當時負文望如艾千子，亦未嘗過而商焉，一吏竄而已，何志之云。至於封君錢虞，冒登竹素，濫觴失實，後之君子，亦未有正而是之者，豈非視志爲不足有無輕重耶？采樂縣志，王文安追而叙之，未嘗筆削也。又凡例過遵功令，拘泥不通，如一天文也，省府載之，以定疆宇可也。彈丸黑子，強屬之曰某星某野也，不幾誣罔乎？一土產也，如球琳瑯玕，鉛松怪石，旌物華，辨職貢，故足述也。烏之黑，鶻之白，夏之麥，秋之稻，依椽蒹蘆，彼此互通，連篇累

牘奚爲乎！一人物也，例雖有名賢孝友仕宦隱逸之目，亦曰邑有是人，則書以上耳，必欲就一人之身，截去首尾，條件割裂，分應款目，如類書然，史法安在乎！凡此皆志之通病也，而略爲甚。嘉靖縣志王公東石質專其事，較之舊志，微加損益而已，乃爲類者五十有四，何若是多乎？列傳過爲刪削，一切寺觀碑誌詩文及舊志所載畸人逸事，無一存者，志豈尙爲講學設也？祛異端，必若是嚴乎？曾淵子危太朴以仕元不爲立傳，夫劉誠意爲開國文臣首，亦嘗仕元，使東石官史館，撰國史，亦將斥其人而不傳乎？且太朴立朝本末，具見宋景濂益志，非庸庸肉食者比也。至其文章卓絕一時，論者稱爲太青玄圃，歸震川屢欲購遺

集而惜其不傳，近錢收齋亦選其詩而亟稱之，殆自來始列爲
邑，古文能者不多槩見，妄以爲惟太朴一人而已。今其文無復
存者，安知當時不皆東石之流相沿耳。食擯斥非，發并其文亦
遂不傳乎？使有識者嘆息愾慕之無從，誰任其咎焉？文獻考
張思豫所作也，東石而下，不無撫拾，然鄙俚紕繆，不一而足，而
寡學之人，方祖述之，能不遺大方之笑乎？不肖才非作者，所聞
見又寡陋如此，乃恬不知止者，誠恐先達文獻，當吾世而湮沒，
後之慨今，亦猶今之慨昔，故悍然爲之而不顧也。乃其微意，則
尤在于闡幽幽不獨賤有之，顯亦宜然也。王右軍、趙孟頫皆有
經濟而爲書畫所掩，此顯者趨幽也。舊志凡科自必傳，是傳科

目也。人奚與焉。況所取皆洩墓之辭，漫無別擇。夫史之有褒，猶國之有爵也。朝廷爵及庸流，而又無異數以待非常之士，爵適足以蔽賢而已矣。今之志，何以異是。故闕者補之，僞者裁之，訛者正之，鄙朴者修飾之，或因人而存其文，或因文而存其人，或其人有關國家大故，則必詳原委，紀黨類，牽連書之，以爲論世之地。總之不敢徇好阿私，亦不敢黨祐佞朽，期爲可傳，以俟後賢論定而已。書成，當饒諸家塾，以授子孫。有好事者，聽其取觀，苟以爲體裁非格也，亦姑任之。刻志例必主于有司，用官錢，凡以示公也。夫亦公其理而已，豈一羊十牧，衆手共爲之哉。昨修郡志，李石臺總其成，統袴家，徃徃有買菜求益之意，筆削俱不

欽定編歸田詩自序

歸田詩者，王子歸田以後所作也。王子罷歸，購書數千卷，有終焉之志。不幸遭大亂，棄走山谷，走臨川，走豐城，凡四年始免于難。先是，揣力古文，不甚作詩。四年來，聞見夢想，無往非亂，其播遷危急之狀，條任抑塞之氣，望治倖生之情，因所發舒，于是一寄芝詩，夫三百篇，皆發憤所作也。當此萬姓陸危，如蹈湯火，如在倒懸，甚至國狗之獒，嫚書之辱，不一而足。憤孰甚于今日者。自恨力不能討賊，庶幾大聲疾呼，冀聞者悲天憫人，毋忘國郵，發憤爲雄，滅此朝食，而倍君忘親之徒，擊發天良，悔而思返，亂庶往已乎。詩之土拙，又奚論焉。時方偏側，有觸則書，直寫胸